

沈从文选集

沈從文選集目次

小說

雨後……………一

如蕤……………九

愛慾……………四四

八駿圖……………六九

散文

一個戴水獺皮帽子的朋友……………一〇〇

白鬢……………一〇八

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一一五

文藝名著：

沈從文選集

全一册 實價二元八角

編選者 陳 磊

出版者 綠楊書屋

總經理 綠楊書屋

·有編選權 不准翻印·

現代文藝選輯

書名索引

魯迅選集	郁達夫選集
茅盾選集	沈從文選集
巴金選集	郭沫若選集
丁玲選集	張天翼選集
老舍選集	冰心選集

屠宰稅的收稅員又擔任過武大、大學等處的講師。這
過國的人物，都看得很當的。因此他的寫作的題材

關於沈氏故鄉的概況，據他的妹妹沈岳青所作的

我的二哥

文中說：「我們姊妹一共有九個。我是最小的。二哥是第四個。打姊妹除外，單算哥哥，二哥在第二。我們皆生長在湖南西邊境，一個約有三千人家的小城裏。那是一個野蠻的地方，山是高山，水是深水，草木都會整人。一到了夜裏，狼就從城牆缺口處爬進來吃小豬。各處都可以遇到蜈蚣和蛇。地方是雍正時方開闢的，名鳳凰廳，別名鎮筵城，到革命以後，現在名鳳凰縣。因地方為前清屯戍之處，綠營制度，所有居民，除少數紳士與少數江西賣布人以外，其他每戶皆有子弟入兵籍。」由此可見沈氏在青年時的投身軍隊和後來他的作品中精細地描寫湘西的民風和苗族的生活，在他故鄉的風土人情上，是很有影響的。

抗戰以前，他擔任天津大公報文藝欄的編輯。戰事爆發後，他輾轉內地，由武漢而至昆明，由昆明而至重慶等地，從事抗戰建國的文化宣傳，異常盡力；直到復員後，他纔回到上海來專心過着他的著作生活。

沈氏的作品，先後出版者，計有八九十種之多，如十四夜間、鴨子、蜜柑、老實人、入伍後、不死日記、邊城、雨後、月下小景、追黑鳳集等，都是十分風行的，所以他實在是一位享着盛名而又產量很多的作家。

文藝
名著

沈從文選集

小說

雨後

「我明白你會來，所以我等你。」

「當真等我？」

「可不是。我看看天，雨快要落了。誰知道這雨要落多大多久。天又是黑的，我喊了五聲，或者七聲。我說，四狗，四狗，你是怎麼啦！雨快要落了，不怕麼？落雨了，打雷了，你這個人全不會回聲。我以爲你回了家。我又算……雨可真來了。嘩喇嘩喇，這里樹葉子響得多怕人。我不怕，可只擔心你。我知道你不曾拿斗篷的。雨水可真大。我躲在那株大楠木下，就是那株楠木，我們倆……忘記了麼？你裝癡。我要問你到底打那兒來。身上也不濕多少，頭又是光的，我問你，躲到甚麼洞裏。」

四狗笑。四狗不答。他不說從家中來，她便明白的。

他坐到那人身邊去，擠攏去坐，墊坐當成褥子的是桐木葉。

這時節行雨已過前山，太陽復出了。還可以看到前山成塊成片的雲，像被獵人追趕的野豬，只飛奔。四狗坐處四圍是蟲聲，是樹木枝葉上積雨下滴的聲音。上有個棚，雨後太陽蒸得每個山頭出熱氣，四狗頭上却陰涼。頭上雖涼心却熱熱的，原來四狗的腰已被兩隻柔軟的手圍着了。

『四狗——』女的想說什麼不及說，便打一聲唿哨。

因為對山有同伴，同伴這時正吹着口哨找人。

同伴是在落雨時各藏躲岩下樹下，雨止以後又散在山頭摘蕨菜的，這時陪四狗身邊坐的也是摘蕨人。

在兩人背後有一背籠，是女人的。四狗便回頭扳那背籠看。

『今天怎麼只得這一點……喔，花倒得了不少。還有莓咧。我口正渴，讓我吃莓吧。下了一陣雨，莓已洗淡了，這個可是雨前摘的。這個大的歸我吃。我喂你這一顆。算我今天陪禮不成嗎？』

『要你陪禮我才……』

她把圍着四狗的腰的兩隻手放鬆了，去採取地上的枯草。

『四狗，我告你，我也總有一天要枯的——一切全要枯，到八月九月。我總比你們枯得更早。』她記起一冊唱本書，自古紅顏多命薄。一個女人沒有着落，書本上可記起的故事太多了。

四狗莫明其妙。他說道：

「我的天，我聽不懂你的話！」

「我也不一定要你懂，你總有一天懂的。」

「讓我在這兒便懂，成不成？」

「你要懂就懂了，載不得我說。」她又想，「聾子耳邊響大雷，空事情。」就味的笑了。

四狗不再吃莓了，用手扳定並排坐的人頭，細細的賞鑑黑色的皮膚，紅紅的薄嘴，大大的眼睛與長長的眉毛，四狗這時重新來估價，鼻子小，耳朵大，下巴是尖的，這些地方四狗却放過了。他捏他辮子。辮子是在先盤在頭上，像一盤烏梢蛇，這時這條蛇已掛在背後了，四狗不怕蛇咬人，從頭捏至尾。

「你少野點。」女的說了却並不回頭。

因為蛇尾在尾脊骨下，四狗的手不得到警告以前，已隨隨便便到……

四狗漸漸明白了自己的過錯。通常便如此，非使人稍稍生氣，不會明白的。於是他親她的嘴，把臉扭着不讓這麼辦，所親的只是耳下的頸子。四狗爲這個情形倒又笑了，他算計得出，這是經驗過的，像看戲一樣，每戲全有「打加官」。打加官以後是……末了到唱雜戲，熱鬧之至。

女的稍停停，不讓四狗看見，背了臉，也笑了。四狗不必看也完全清楚。

四狗說：「好人，莫發我的氣好了。」

『怎麼還說人發你的氣。女人敢惹男子嗎？』
後面說的話聲音提得極高，爲的是應付對山一個女人的唱歌。對山七妹子，知道這一邊山草棚
下有阿姐與四狗在，就唱歌作弄人。

七妹子唱的是——

天上起雲雲重雲，

地上埋坎坎重坎，

嬌妹洗碗碗重碗，

嬌妹床上人重人。

天上起雲雲起花，

包穀林裏柳豆莢，

豆莢纏環包穀樹，

嬌妹纏環後生家。

四狗是不常常唱歌的，除非是這時人隔一重山——然而如今隔一層什麼他的手那隻拈吃過

特意爲他摘來的三月莓的手，已大膽無畏從她脅下伸過去，抓定一件東西了。

但仍然得唱，唱的是：『大姐走路笑笑底，一對奶子翹翹底，心想用手摩一摩，心子只是跳跳底。』
四狗的心跳，說大話而已。習慣事情已不能使這個男子心跳，除非是把桐木葉子作她的褥。四狗的身作她的被，那時的四狗只想學狗打滾。

對山的七妹子，像看清四狗唱這歌情形下的一切，便大聲的喊：

『四狗四狗你又撒野了，我要告他們去！』

『七妹子，你再發瘋你讓我搥你！』

作妹的怕姐姐，經過一陣恐嚇，便願自規矩矩探藏去了。這裏的四狗不久兩隻手全沒了空。

工作像捉魚，這魚是活的，却無掙脫意思。四狗兩手感覺極舒服。

四狗不認字，所以當前一切全無詩意。然而聽一切大小蟲子的鳴叫，聽掠乾了翅膀的雀，聽各處

飛，聽樹葉上的雨點向地下跳，聽在傍近身邊一個人的心憧憧跳，全是詩。

『請你念一句詩給我聽。』因爲她讀過書，而且如今還能看小說，四狗就這樣請求。

明白她是讀書人也就容易明白先時同四狗說話的深意了。她從書上知道的事，全不覺四狗在實際上所能瞭解的事。爲的要枯了，女人只是一朵花。開的再好也要枯。好花開不長，知道枯的比其他快，便應當更深的愛。然而四狗不是深深的愛嗎？雖深深的愛，總還有什麼不夠，這應當是認字的過

錯。四狗不認字。然而若同樣的認字識書，在這樣天氣下不更好些麼？

說是請念一句詩，她就想。

念深了不能懂，淺了又趕不上山歌好，她只念：『落花人獨立，微雨燕雙飛。』景不治，但情緒正好是這樣情緒。總還有比這個更好的詩，她不能一一去從心中搜索了。

四狗說：『人，這詩真好！——不是說詩好，他並不懂詩。他意思不過是說念詩的人與此時情景好罷了。他說不出他的快樂，他很快樂，他要撒野。』

『這樣天氣是不准人放蕩的天氣，不知道麼？』

四狗聽到說天氣，才像去注意天氣一樣，望望天。天上藍分分，還有白的雲，白的雲若能說像綿羊，則這羊是在藍海中走動的。四狗雖沒見過海，但是那麼大，那麼深，那麼一望無邊，天也可以說是海了。

『我說天氣太好了，又涼，又清，又……』

『你要成癆病才快活。』

『我成癆病時，你給我的要有好多！』四狗意思是個人身體強壯如豹子，從聽過人說青年人不注意身體，隨意胡鬧就會害癆病，然而癆病不是一時能起的事。

『給你的，——給你的什麼呀！』

到底給什麼，四狗也說不出口。於是就被吓了也不爭這一口氣，把傻話說出來，難道算聰明麼？

到後來他想起另外一個事情，要把舌子讓他咬。頑皮的章法，是四狗以外的別一個人想不出，不是四狗她也不會照辦的。

她抿了一下嘴說道：

『四狗你真壞，跟誰學來這個下流行動？』

四狗不答，仍然那麼壞。他心想，『什麼叫作下流。』他不懂這兩個字代表的意義。

『四狗……你去好了。』

『我去，你一個人在這里獸着成？』

她却笑了。望四狗身子只是那麼找不到安置處，想同四狗變成一個人。有點迷亂，有點……

過了一會兒，她把眼閉着了，還是說，『四狗你去了吧。』

四狗要走，可也得獸一會兒。

他眼看她着急，這是有經驗的。他仍然不鬆不緊的在她面前歪纏。他有道理。一種神聖的遊戲正剛要開始。她口上雖說，『四狗，你討厭，你真討厭。』結果她將承認四狗在她面前放肆是必要的一件事。四狗人壞，至少在這件事上有一點壞，然而這是有個縱容四狗學壞的人，不應當由四狗一人負責。

『討厭的人，我讓你擺佈，可是你讓我……』

一切照辦，四狗到後被問到究竟給了他多少，可胡塗得紅臉了。頭上是藍分分清的天，壓下來，

真像要壓下來的樣子，然而還有蓆棚擋駕，不怕被天壓死。女人說：『四狗，你把我壓死了吧。』四狗也像有這樣存心，到後可同天一樣，作被蓋的東西，總不是壓得人死的。

四狗彷彿若有所得，又彷彿若有所失，預備挪開自己。

四狗得了些甚麼？不能說明。他得了她所給他的快活，然而快活是用升可以量，還是用秤可以稱的東西呢？他又不知道了。她也得了些，她得的更不是通常四狗解釋的「快樂」兩字。四狗給她一些氣力，一些強硬，一些溫柔，她用這些東西把自己陶醉，醉到不知人事。到後她恢復了，有點微倦，全身還軟軟的，心境却很旺。所讀的書全忘掉了。

一個年青女人得到男人的好處，不是言語或文字可以解說的，所以她不作聲。仰天望，望得見四狗的大鼻子，同一口白牙齒。

『四狗，你真討厭！』

『我不討厭。』

『你是個壞人。』

『我不是個壞人。』

『四狗，不許到井邊吃那個冷水！』

在草棚躺着的她，望着向下山的四狗遙喊時，四狗已走過了小谿澗，轉到竹子林中，被竹子攔了。

她的眼睛了。

來了。天氣還早，不到燒夜火時候。雨已不落了。她還是躺着，看天上的雲，不去探厥。對山七妹子又唱起

嬌家門前一重坡，

別人走少郎走多，

鐵打草鞋穿爛了，

不是爲你爲那個？

如蕤

(秋天，彷彿春天的秋天。)

協和醫院裏三樓甬道上，一個頭戴白帽身穿白色長袍的年輕看護婦，手托小白磁盆子，忽忽忙忙從東邊迴廊走向西去。到樓梯邊時，一個招呼聲止住了她的脚步。

從二樓上來了一個女人，在寬闊的『之』字形樓梯上盤旋，身穿綠色長袍，手中拿着一個最時

新的朱紅皮夾，使人一看到『綠肥紅瘦』感覺。這女人有一雙長長的腿子，上樓時便顯得十分輕盈。年紀大約有了二十七八，由於裝飾合法，又彷彿可以把她歲數減輕一些。但顴額之間，時間對於這個人所作的記號，却不能倚賴人爲的方法可以遮飾。便是那寫在口角眉目間的微笑，風度中也已經帶有一種佳人遲暮的調子。

她不能說是十分美麗，但眉眼却秀氣不俗，氣派又大方又尊貴。身體長得修短合度，所穿的衣服又非常稱身，且正因為那點『綠肥紅瘦』的暮春風度，故使人在第一面後，就留下一個不易忘掉的良好印象。

這個月以來她因為每天按時來院中看一病人，同那看護已十分熟習，如今在樓梯邊見到了看護，故招呼着，隨即快步跑上樓了。

她向那看護又親切又溫柔的說：

『夏小姐，好呀！』

那看護含笑望望喊她的人手中的朱紅皮夾。

『如蕤小姐，您好！』

『夏小姐，醫生說病人什麼時候出院？』

『曾先生說過一禮拜好走，可是梅先生自己，上半年却說今天想走。』

「今天就走嗎？」

「他那麼說的。」

穿綠衣的不作聲，把皮夾從右手遞過左手。

穿白衣的看護彷彿明白那是什麼意思，便接着說：

「曾先生說『不行。』他不簽字，梅先生就不能出院。」

甬道上西端某處病房裏門開了，一個穿白衣剃光頭的男子，露出半個身子，向甬道中的看護喊：

「密司夏快一點來！」

那看護輕輕的說：「我偏不快來！」用眉目作了一個不高興的表示，就忽忽的走去了。

如蕤小姐站在樓梯邊一陣子，還不即走，看到一個年青圓臉女孩，手中執了一把淺藍色的大花，

攙扶了一個青年優美的男子，慢慢的走下樓去。男子顯得久病新瘥的樣子，臉色蒼白，面作笑容，女孩

則臉上光輝紅潤，極其愉快。

一雙美麗靈活的眼睛，隨着那兩個下樓人在「之」字形寬闊樓梯上轉着，到後那儂影不見了，

爲樓口屏風掩着消滅了，這美麗的眼睛便停頓在樓梯邊棕草氈上，那是一朵細小的藍花。

「把我拾起來，我名字叫作『毋忘我草。』」

她彎下腰把軸拾起來。

一張豬肝色的扁臉，從肩膊邊擦過去。一個毛子軍人把一雙碧眼似乎很情慾的望着這女人，會，她彷彿感到了侮辱，忽忽的就走了。

不到一會，三樓三百十七號病房外，就有隻帶着灰色絲織手套的纖手，輕輕的扣着門。裏面並無聲音，但她仍然輕輕的推開了那房門。門開後，她見到那個病人正披了白色睡衣，對窗外望，把背向着門邊。似乎正在想到某樣事情，或爲某種景物墮入玄思，故來了客人，他却全不注意。

她輕輕的把門掩上，輕輕的走近那病人身邊，且輕輕的說：

『我來了！』

病人把頭掉回，便笑了。

『我正想到爲什麼秋天來得那麼快。你看窗外那株楊柳。』
穿綠衣的聽到這句話，似乎忽然中了一擊，心中刺了一下。裝作病人所說的話與彼全無關係的
神氣，溫柔的笑着。

『少想些，秋來了，你認識她就得了，並不需要你想她。』

『不想牠，能認識牠嗎？』

女人於是輕輕的略帶解嘲的神氣那麼說：

『譬如人，有些人你認識她就並不必去想她！』

的神氣。

「坐下來，不要這樣說罷。這是如蕙小姐說話的風格，昨天不是早已說好不許這樣嗎？」
病人把如蕙小姐拉在一張有靠手的椅子旁坐下，便站在她面前，捏着那兩隻手不放。
「你爲什麼知道我不正在念你？」
女人嘴唇略張，綻出兩排白色小貝，披着優美捲髮的頭略歪，做出的神氣，正像一個小姑娘當作

病人說：

「你真像小孩子。」

「我像小孩子嗎？」

「你是小孩子！」

「那麼，你是個大人了。」

「可是我今年還只二十二歲。」

「但你有些方面，真是個二十二歲的大人。」

「你不是說我世故？」

「我說我不如你那麼……」

「得了。」病人走過窗邊去，背過了女人，眉頭輕微蹙了一下。回過頭來時就說：「我想出院了，那

醫生不讓我走。」

女人說：『忙什麼？』隨即又說：『我見到那看護，她也說曾醫生以爲你還不能出去。』

『我心裏慄得很。我還有許多事……』

『你好些沒有睡得好不好？』

病人聽到這種詢問，似乎從詢問上引起了些另一時另一事不愉快的印象，反問女人：

『你什麼時候動身？』

女人不即回答，抬起頭把一雙水汪汪的眼睛望着病人，望了一會，柔弱無力的垂下去，輕輕的透

了一口氣，自言自語的說：『什麼時候動身？』

病人明白那是什麼原因，就說：

『不走也好！北京的八月，無處景物不美。並且你不是說等我好了，出了院，就陪我過西山去住半個月嗎？那邊山上樹葉極美，我歡喜那些樹木。你若走了，我一個人可想不到那邊去。你爲什麼要走？』

女的把頭低着，帶着傷感氣分說：『我爲什麼要走？我真不知道！』

病人說：

『我想起你一首詩來了。那首名爲季蕤之謎的詩，我記得你那麼……』若說下去，他不知道應當說得是『寂寞』還是『多情善感』，於是他換了口氣向女人說：『外邊一定很冷了，你怎麼還穿